



人权理事会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九十四届会议(2022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通过的意见

关于 Arash Ganji、Keyvan Bajan、Baktash Abtin 和 Reza Khandan Mahabadi 的第 46/2022 号意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系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1991/42 号决议设立。人权委员会第 1997/50 号决议延长了工作组的任期并对其任务作出了明确说明。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第 1/102 号决定，人权理事会接管了人权委员会的任务。人权理事会最近一次在第 42/22 号决议中将工作组的任期延长三年。
2. 工作组依照其工作方法，¹ 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转交了关于 Arash Ganji、Keyvan Bajan、Baktash Abtin 和 Reza Khandan Mahabadi 的来文。该国政府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逾期提交答复。该国已加入《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3. 工作组视下列情形下的剥夺自由为任意剥夺自由：
 - (a) 显然提不出任何法律依据证明剥夺自由是正当的(如某人刑期已满或大赦法对其适用，却仍被关押)(第一类)；
 - (b) 剥夺自由系因某人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七、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条以及(对缔约国而言)《公约》第十二、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条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第二类)；
 - (c) 完全或部分不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当事国接受的相关国际文书所确立的关于公正审判权的国际规范，情节严重，致使剥夺自由具有任意性(第三类)；
 - (d) 寻求庇护者、移民或难民长期遭受行政拘留，且无法得到行政或司法复议或补救(第四类)；

¹ [A/HRC/36/38](#).



(e) 剥夺自由违反国际法，因为存在基于出生、民族、族裔或社会出身、语言、宗教、经济状况、政治或其他见解、性别、性取向、残疾或任何其他状况的歧视，目的在于或可能导致无视人人平等(第五类)。

提交的材料

来文方的来文

4. Baktash Abtin 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公民，生于 1974 年 12 月 16 日，通常居住在德黑兰。据报告，2022 年 1 月 8 日，Abtin 先生在拘留期间死亡。他被监禁了 16 个月。

5. 来文方报告说，Abtin 先生是著名诗人、编剧、电影制片人，并且是伊朗作家协会理事会成员，该协会是一个专业作家组织，拥有逾 50 年历史。他出版了五本诗集，并发行了两部纪录片。尽管 Abtin 先生享有国际声誉，但他的书籍和电影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查禁。

6. Keyvan Bajan 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公民，生于 1972 年 4 月 21 日，通常居住在德黑兰。

7. 来文方报告说，Bajan 先生是小说家、记者，并且是伊朗作家协会前理事会成员，他在该组织的理事任期于近期届满。他出版了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口述史的著作，并编辑了一位著名小说家的访谈和笔记辑录。据报告，Bajan 先生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些最著名的文学和文化杂志以及报纸、周刊和其他出版物撰稿。

8. Reza Khandan Mahabadi 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公民，生于 1960 年 10 月 7 日，通常居住在德黑兰。

9. 据来文方称，Khandan Mahabadi 先生是作家、文学评论家、流行文化研究者，并且是已被取缔的伊朗作家协会理事会成员。Khandan Mahabadi 先生从 1978 年开始研究小说，当时他撰写并出版了一本儿童故事集。据报告，他一直是当局的攻击目标，他的作品受到当局的审查。他编辑了一部共计 19 卷的伊朗小说全集，还编辑了一部多卷本短篇故事选编，其中收录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过去 80 年来创作的短篇故事。Khandan Mahabadi 先生本人著有一本短篇小说集。

10. Arash Ganji 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公民，生于 1986 年 12 月 11 日，通常居住在德黑兰。

11. 据来文方称，Ganji 先生是一位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并担任伊朗作家协会秘书。2017 年，Ganji 先生将一部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内战中库尔德人的文集翻译为波斯语，文集中的文章由不同的作者撰写。Ganji 先生还翻译了一些有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书籍。

12. 来文方还称，上述个人都担任过已被当局取缔的伊朗作家协会领导者和理事会成员。伊朗作家协会的作家据称因加入该组织而遭到攻击、拘留和杀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伊朗作家协会的领导者被逮捕，多名成员被杀害。1993 年，一个由 30 名作家组成的咨询大会恢复了该组织。1994 年，逾 100 名作家发表公开声明，支持表达自由并反对审查制度，据报告，这招致当局的进一步

镇压，当局对属于该协会的作家提起了刑事诉讼。1990 年代后期，外界得知属于该协会的几名作家、诗人和持不同政见者遭到谋杀。

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的案件

13. 来文方报告说，2019 年 1 月 22 日，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作为案件的共同被告，在革命法院第 28 分庭出庭受审，法院向这三位作家简要告知了起诉情况，指控他们共谋危害国家安全和进行反国家宣传。

14. 据来文方称，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选择了一位著名律师为他们辩护。然而，主审法官剥夺了他们由自己选择的律师代理的权利，并要求他们自行辩护。这三位作家拒绝自行辩护。

15. 据报告，由于他们坚决维护自己的法律代表权，法官将保释金金额提高了 10 倍，最终将每名作家的保释金定为 100 亿伊朗里亚尔(约 24 万美元)。这导致被告无力支付有条件释放所需的保释金。

16. 因此，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138 条关于在无法支付保释金的情况下剥夺自由的规定，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被拘留，并被送入德黑兰的埃温监狱。

17. 在同事和支持者通过众筹为 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募得充足的保释金之后，三人被有条件释放出狱，等待审判。对这些作家的审判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和 28 日结束。2019 年 5 月 15 日，革命法院第 28 分庭法官判定三名被告有罪，每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其中包括因共谋危害国家安全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伊朗《刑法》第 5 卷，第 16 章，第 610 条)，因进行反国家宣传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伊朗《刑法》第 5 卷，第 1 章，第 500 条)。

18. 来文方具体指出，Bajan 先生、Khandan Mahabadi 先生和 Abtin 先生被判处有期徒刑是由于：共谋危害国家安全，因为他们是伊朗作家协会的领导者，并参与了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遇害作家墓前的集会；进行反国家宣传，因为他们出版了庆祝伊朗作家协会创立五十周年的材料，以在协会的支持者中分发这些材料。

19. 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在等待上诉期间仍处于有条件释放之下。2019 年 12 月，上诉法院维持了对 Abti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的判决；Bajan 先生获得减刑，刑期从六年减为三年半。

20. 来文方报告称，2020 年 9 月 27 日，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被埃温监狱收监，开始在第 8 号监区服刑，当时正值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

21. 另据报告，2022 年 1 月 8 日，Abtin 先生在被政府拘留期间，在 Sasan 医院死于 COVID-19。此前，当局曾在拖延一段时间之后准许他暂时出狱，并将他转送到 Taleghani 医院和 Sasan 医院，他在两家医院住了一段时间。

Ganji 先生的案件

22. 据来文方称，2019 年 12 月 22 日，Ganji 先生在家中被逮捕，当时情报部的警察假扮成邮政工作人员进行了突击搜查。警察给 Ganji 先生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住在同一公寓的一名家庭成员。警察声称有一个包裹，要求将包裹交给 Ganji 先生本人。

23. 警察跟随 Ganji 先生的家人进入公寓，看到 Ganji 先生后立即进入家中。有五名武装警察在场。一名警察向 Ganji 先生出示了搜查令，随后开始搜查他家，没收了 Ganji 先生的个人物品，包括他的笔记本电脑、书籍和著作。

24. 虽然当时没有说明逮捕理由，但来文方称，Ganji 先生被监禁的事由是，他翻译了一部由不同作者撰写的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内战中库尔德人的文章合集。

25. 这次突击搜查之后，Ganji 先生被带到埃温监狱第 209 号监区，在那里受到审讯。他被剥夺了接受家人和法律代表探视的权利。他被单独监禁了约一个月，随后，在交纳 45 亿里亚尔(约 10 万美元)保释金后，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获得有条件释放。

26. 来文方还称，2020 年 6 月，在 Ganji 先生第一次出庭受审时，法官将保释金提高至 300 亿里亚尔(约 70 万美元)，从而迫使 Ganji 先生回到埃温监狱被关押了六天，直到他支付得起保释金为止。

27. 2020 年 12 月 28 日，革命法院第 28 分庭法官判处 Ganji 先生有期徒刑 11 年，其中包括因共谋危害国家安全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伊朗《刑法》第 5 卷，第 16 章，第 610 条)；因参与旨在破坏国家安全的组织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伊朗《刑法》第 5 卷，第 1 章，第 499 条)；因进行反国家宣传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伊朗《刑法》第 5 卷，第 1 章，第 500 条)。随后，德黑兰上诉法院于 2021 年 2 月 27 日维持了对他的判决。

28. 2021 年 10 月 16 日，当局正式传唤 Ganji 先生，要求他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到德黑兰埃温监狱报到。迄今为止，他被关押在该监狱的第 209 号监区和第 8 号监区。Ganji 先生继续被剥夺自由。

29. 来文方称，Abtin 先生于 2022 年 1 月 8 日，即第二次感染 COVID-19 一个月后死亡，他之所以死亡，是因为尽管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却一再遭受当局的虐待和忽视。Khandan Mahabadi 先生、Bajan 先生和 Ganji 先生仍然受到监禁，并面临重大风险，Abtin 先生在被政府拘留期间死亡，以及他们在整个监禁期间一再遭受虐待和忽视便是证明。

30. 来文方具体指出，2021 年 4 月，Abti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在狱中首次出现 COVID-19 症状，但未获准接受治疗。Abtin 先生的并发症包括严重肺炎。他的症状尚未缓解，就被迫返回监狱。2021 年 12 月，由于症状严重，Abtin 先生住院并使用了呼吸机。

31. 2021 年 12 月初，Khandan Mahabadi 先生也感染了 COVID-19，埃温监狱的恶劣条件导致他的症状恶化；最终，他也住院治疗了几周。自 2021 年 12 月以来，Bajan 先生也出现了类似流感的症状。

32. 此外，这些作家患有其他疾病，但被禁止接受适当医治。Khandan Mahabadi 先生患有高血压和颈部骨关节炎，Bajan 先生患有甲状腺疾病。Ganji 先生需要定期接受治疗，因为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且视力不断下降，在第一次拘留期间的审讯和单独监禁使病情进一步恶化。Abtin 先生患有睾丸肿块，在 2021 年期间有几个月无法获得治疗。2021 年 7 月，他终于被送入医院，而当局用链条将他锁在病床上。据报告，后来他被送回监狱，而未进行任何检查。Abtin 先生在被政府拘留期间死亡，在此之前，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据称他仍受到当局的

恐吓，并被传唤接受进一步调查，因为他写了一封公开信，披露埃温监狱疏于为 COVID-19 患者提供医疗。

33. 来文方称，对 Abtin 先生、Bajan 先生、Khandan Mahabadi 先生和 Ganji 先生的拘留为任意剥夺自由，属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类。

34. 关于第一类，来文方认为，拘留上述个人的国内法律依据从根本上违背了有关罪刑法定的国际标准，因此，拘留 Ganji 先生、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没有法律依据，不应进展到审判、定罪和监禁阶段。

35. 来文方还回顾指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根据模糊和过于宽泛的刑法进行起诉，这个一般性问题工作组已经多次提出。² 工作组已指出，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律的表述足够精确，以使个人能够了解和理解法律，并据此规范自己的行为。³ 来文方坚称，由于这些法律在适用方面模糊和过于宽泛，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不可能预见，根据这些规定，出版关于伊朗作家协会的材料并在有限的群体中分发会构成犯罪行为；同样，Ganji 先生也无法预见，翻译一本书会构成犯罪行为。

36. 关于第二类，来文方回顾指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来文方认为，剥夺 Ganji 先生、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的自由，侵犯了《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保障的多项权利和自由。

37. 来文方指出，革命法院第 28 分庭对 Ganji 先生、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的定罪所依据的行为完全符合《公约》第十九、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条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和第二十条所保护的表达、集会和结社自由的定义。

38. 来文方认为，Abtin 先生、Bajan 先生、Khandan Mahabadi 先生和 Ganji 先生受到监禁，是因为他们在遇害作家墓前集会，撰写作家协会内部出版物，并以其他方式维护该团体和平反对国家审查制度的传统。这些集会和结社权利受到《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条和《公约》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条的保护。

39. 来文方称，国家只能为维护国家安全而限制这些权利；然而，该国没有提供证据表明，因翻译书籍、在墓地集会或出版材料以分发给作家协会的支持者而对上述个人实施监禁，是为保护他人的权利或名誉、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所必需采取的措施。此外，监禁 Ganji 先生、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所依据的法律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因为这些法律模糊不清，而且对这些普遍自由作了不当限制。

40. 剥夺 Ganji 先生、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的自由除侵犯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外，还严重违反了《公约》第十九条和《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这两条维护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和通过任何媒介传递信息与思想的自

² 例如见第 55/2013 号意见，第 14 段；第 19/2018 号意见，第 33 段；第 52/2018 号意见，第 78 段；第 83/2018 号意见，第 58 段；第 32/2019 意见，第 31 段。

³ 例如见第 41/2017 号意见，第 98-101 段。另见第 62/2018 号意见，第 57-59 段；第 32/2019 号意见，第 31 段。另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22 段。

由。一些活动被作为指控这四名作家的证据，其中包括，在内部出版了一本记录伊朗作家协会 50 年历史的图书和一份强调该国表达自由受到威胁的内部通讯。

41. 秘书长 2021 年 5 月的报告将 Ganji 先生被判处 11 年有期徒刑与伊朗作家协会另外三名成员因开展活动反对审查制度而被监禁的案件相联系，认为这是该国打击作家和记者的惯用做法。⁴

42. 来文方得出结论认为，拘留这四位作家，构成国家对他们和平行使表达自由权(即就涉及审查制度和政治辩论的政府政策发表意见)的报复。对他们的拘留也是出于政治动机迫害伊朗作家协会成员的延伸。

43. 关于第三类，来文方认为，当局侵犯了上述四名作家的公正审判权，而《公约》第九和第十四条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第九和第十条保障这些权利。

44. 来文方认为，针对 Abtin 先生、Bajan 先生、Khandan Mahabadi 先生和 Ganji 先生的案件根本不应进行审判，因为国内法律规定特别是伊朗《刑法》第 499、第 500 和第 610 条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而且侵犯了他们的基本自由。然而还是进行了审判，这四名作家被剥夺了诉诸公正的司法机关和自己选择的辩护律师的权利。在 Ganji 先生的案件中，他还被剥夺了被告知对他的指控的权利。

45. 来文方称，司法机关缺乏对行政机关的充分独立性，无法确保公正审判，因此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和《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此外，来文方称，审理这些作家的案件的两名法官都被认为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压制表达自由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案件的主审法官被公认为在涉及活动人士的案件中一贯违反公正审判标准，对活动人士判处的刑期过长，而且判处死刑的标准偏低。审判 Ganji 先生的法官此前作出的一些判决侵犯了抗议者和民权活动人士的人权。

46. 来文方回顾指出，在 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请求由他们自己选择的律师(该律师也是伊朗作家协会成员)代理之后，法官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并要求他们在法院自行辩护。来文方认为，法官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法官还将保释金提高至每人 100 亿里亚尔(约 24 万美元)，迫使三名被告因无力支付保释金而被拘留。在 2020 年第一次庭审时，Ganji 先生的保释金也被提高至 3,000 万里亚尔(约 70 万美元)，这违反了国内法，⁵ 迫使他再次被埃温监狱收监，关押了六天，直到他支付得起保释金为止。

47. 当局也未能口头或书面告知 Ganji 先生逮捕他的理由，至少有七天未能向他告知对他的指控，这违反了《公约》第九条。2019 年 12 月 22 日，Ganji 先生在公寓被逮捕，而未透露对他的指控。Ganji 先生 2019 年 12 月下旬被逮捕期间以及在埃温监狱的 30 天拘留期间，埃温监狱的主管部门还剥夺了他接触辩护律师的权利。在埃温监狱，他被单独监禁，并受到审讯。

48. 来文方得出结论认为，对这些作家的诉讼不符合伊朗刑法，是对他们行使意见、表达和结社方面基本权利的报复。

⁴ A/HRC/47/22.

⁵ 伊朗《公共法院和革命法院刑事诉讼法》第 182 和第 217 条不允许提高保释金。

49. 最后，关于第五类，来文方认为，Ganji 先生、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因政治意见和人权维护者身份而被剥夺自由并受到歧视。

50. 来文方补充说，尽管存在国内补救办法，国际上也呼吁释放 Ganji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并呼吁挽救 Abtin 先生的生命，但都没有效果。四名作家都通过国内程序对判决提出了上诉，这推迟了他们被传唤入狱的时间，但并未撤销判决。

51. 来文方称，司法机关有失公正和违反正当程序的行为构成剥夺公正审判权，这表明，国内刑事法院系统无法为这些案件提供有效补救。

52. 最后，来文方指出，这些作家在监狱中面临危险的条件，事实证明，国内补救办法无法有效确保基本的医治。主管部门多次被告知 Abtin 先生、Khandan Mahabadi 先生、Bajan 先生和 Ganji 先生患有基础疾病，以及这些疾病在拘留期间恶化。

53. 来文方强调，Abtin 先生因受到监狱主管部门的虐待和忽视而死亡。2021 年 12 月，Abtin 先生在监狱中第二次感染 COVID-19 之后，尽管发高烧并出现其他症状，但主管部门拖延了 10 天才给予他适当的医治。他最终被送往 Taleghani 医院，之后，他被链条锁在床上，不准与家人见面，尽管他的健康状况继续严重恶化。2022 年 1 月 1 日，Abtin 先生被药物诱导昏迷，不久之后在 Sasan 医院死亡。

54. 与此同时，2021 年 12 月初，Khandan Mahabadi 先生也在埃温监狱感染了严重的 COVID-19，目前他仍在康复中，感染导致他的基础疾病恶化。他还在 Taleghani 医院住了几个星期，随后在一家私人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在 Taleghani 医院，他一直被链条锁住，他的家人也未获准探视。

政府的答复

55. 2022 年 2 月 16 日，工作组根据常规来文程序，将来文方的指控转交该国政府。工作组请该国政府在 2022 年 4 月 18 日前提供详细资料，说明 Ganji 先生、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的现状。工作组还请该国政府澄清继续拘留他们所依据的法律条款，以及这些条款是否符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根据国际人权法，特别是该国已批准的各项条约承担的义务。此外，工作组呼吁该国政府确保上述个人的身心健康。

56. 工作组感到遗憾的是，该国政府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逾期提交答复，较答复期限逾期近两个月，而没有按照工作组工作方法第 16 段的规定请求延长答复期限。工作组无法将其视为规定期限内提交的答复予以接受。

讨论情况

57. 由于该国政府没有及时答复，工作组决定依照其工作方法第 15 段提出本意见。

58. 在确定对 Ganji 先生、Bajan 先生、Abti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的拘留是否具有任意性时，工作组考虑到已在判例中确立的处理证据问题的方式。在来文方有初步证据证明存在违反国际法构成任意拘留的行为时，政府如要反驳指

控，则应承担举证责任。⁶ 本案中，该国政府选择不针对来文方已初步证明可信的指控及时提出异议。

59. 首先，工作组注意到，2022 年 1 月 8 日，Abtin 先生在拘留期间因感染 COVID-19 而死亡。因此，他不再处于被拘留状态。工作组的工作方法中并没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不予审议案件。事实上，鉴于有关 Abtin 先生被剥夺自由的指控十分严重，值得进一步关注，工作组认为有必要提出意见。⁷

第一类

60. 来文方认为，对这些作家的拘留属于第一类，因为拘留所依据的国内法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方面的国际法标准。工作组注意到，Bajan 先生、Abti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因违反《伊斯兰刑法》，即共谋危害国家安全(第 610 条)和进行反国家宣传(第 500 条)而受到指控和起诉，而相关规定模糊不清，过于宽泛。Ganji 先生的情况也是如此，他被指控加入一个旨在破坏国家安全的团体，以共谋危害国家安全(第 499 条)，并被指控进行反国家宣传。

61. 工作组多次向该国政府提出根据模糊和过于宽泛的刑法规定进行起诉的问题，⁸ 包括威胁国家安全、⁹ 散布宣传和侮辱伊斯兰教神圣性¹⁰ 等指控。此外，如工作组先前所述，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律表述足够精确，以使个人能够了解和理解法律，并据此规范自己的行为。¹¹ 工作组认定，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不可能预见，根据这些规定，出版关于伊朗作家协会的材料以在协会的支持者中分发会构成犯罪行为；同样，Ganji 先生也无法预见，翻译一本书会构成犯罪行为。

62. 虽然该国政府在逾期提交的答复中称，对 Ganji 先生、Bajan 先生、Abti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逮捕和定罪的法律依据是《伊斯兰刑法》第 499、第 500 和第 610 条，但工作组强调，这些法律不符合国际人权法。由于这些法律措辞模糊和过于宽泛，不能认为它们满足了由法律规定和界定足够精确的要求。¹²

63. 工作组注意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贯使用模糊和过于宽泛的法律，将行使表达、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权定为刑事犯罪。工作组回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他在其中着重指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模糊不清，这些法律还将行使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定为刑事犯罪。¹³ 更具体地说，特别报告员指出《刑法》第 500 和第 610 条界定模糊，并指出这两条违反了国际人权

⁶ [A/HRC/19/57](#), 第 68 段。

⁷ 第 50/2017 号意见，第 53(c)段；第 55/2018 号意见，第 59 段。

⁸ 例如见第 55/2013 号意见，第 14 段；第 19/2018 号意见，第 33 段；第 52/2018 号意见，第 78 段；第 83/2018 号意见，第 58 段；第 29/2021 号意见，第 52 段。

⁹ 例如见第 9/2017 号意见，第 23 段；第 19/2018 号意见，第 33 段；第 83/2018 号意见，第 58 段。

¹⁰ 第 33/2019 号意见，第 51 段。

¹¹ 例如见第 41/2017 号意见，第 98-101 段。另见第 62/2018 号意见，第 57-59 段；第 33/2019 号意见，第 51 段。另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22 段。

¹²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4 号一般性意见(2011 年)，第 25 段。

¹³ [A/HRC/19/66](#), 第 13 段；[A/HRC/49/75](#), 第 22 段。

法，对表达、结社和集会自由加以不当限制。特别报告员还指出，界定模糊、违反国际人权标准的法律还包括《刑法》第 498 条(成立旨在“破坏国家安全”的团体)，引申开来的话，因而也包括《刑法》第 499 条(加入旨在“破坏国家安全”的团体)。特别报告员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法律允许任意适用和滥用权力。¹⁴ 本案表明，这种情况仍在继续。模糊的法律可能对行使基本自由产生威慑效应，因为这些法律有可能被滥用，包括如下文讨论的那样用于任意剥夺自由。¹⁵

64. 基于这些理由，工作组认定，不可能根据不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一条第二款以及《公约》第九条第一款和第十五条第一款的模糊和过于宽泛的规定，提出拘留和起诉这些作家的法律依据。工作组认为，剥夺 Abtin 先生、Bajan 先生、Khandan Mahabadi 先生和 Ganji 先生的自由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具有任意性，属第一类。

第二类

65. 来文方还认为，逮捕和拘留 Abtin 先生、Bajan 先生、Khandan Mahabadi 先生和 Ganji 先生属于第二类，因为构成对他们定罪依据的活动完全属于《公约》第十九、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条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和第二十条所保护的自由表达、集会和结社的基本权利。

66. 该国政府在逾期提交的答复中称，这些作家被逮捕和定罪并不是由于行使他们的基本权利，而是由于他们支持恐怖主义集团或与恐怖主义集团有联系。来文方在反驳中认为，政府为确保对这些作家定罪，完全以他们从事的受《公约》保护的和平活动为依据。这些活动包括加入伊朗作家协会以及和平参与该协会的活动。

67. 允许对这些权利设定的限制可以涉及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或涉及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而本案不涉及其中任何方面。该国政府在逾期提交的答复中没有向工作组提出援引其中任何限制的任何理由或证据，也没有证明对这些人提出指控为何是对他们开展的和平活动的合法、必要和相称的回应，这些活动包括翻译一本书、在墓地集会或出版在有限范围内分发的材料。

68. 此外，如上所述，监禁这些作家所依据的法律模糊和过于宽泛，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并且不适当地限制了普遍自由。在这方面，来文方回顾指出，人权理事会在第 12/16 号决议中明确呼吁各国，不要以不符合国际人权法的方式施加第十九条所述的限制。此外，秘书长在 2019 年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的报告中指出，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的案件(因为 Ganji 先生当时尚未被判刑)以及他们作为伊朗作家协会成员的身份表明，作家仅仅因为出版反对审查制度的作品而受到骚扰，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¹⁶ 工作组认定来文方的说法可信，即拘留这些作家构成国家对他们就涉及审查制度和政治辩论的政府政策所表达意见的报复。

69. 因此，工作组认定，拘留 Abtin 先生、Bajan 先生、Khandan Mahabadi 先生和 Ganji 先生系因他们合法行使《公约》第十九、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条以及

¹⁴ A/70/411, 第 23 段。

¹⁵ 第 10/2018 号意见，第 55 段；第 15/2021 号意见，第 65 段。

¹⁶ A/74/273.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和第二十条所保护的意见、表达和集会自由，因此具有任意性，属第二类。工作组将本案移交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以及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

第三类

70. 鉴于工作组认定剥夺 Abtin 先生、Bajan 先生、Khandan Mahabadi 先生和 Ganji 先生的自由具有任意性，属第二类，工作组强调，本不应进行审判。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受到了审判并被定罪，而来文方认为，审判和定罪程序侵犯了公正审判权。

71. 来文方称，法官不允许 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聘请他们自己选择的辩护律师(见上文第 44 段)，而是要求他们自行辩护。Ganji 先生在 2019 年 12 月底被逮捕期间，以及在埃温监狱 30 天的拘留期间均被剥夺了接触辩护律师的权利，他在埃温监狱被单独监禁并受到审讯。

72. 该国政府在逾期提交的答复中否认侵犯了这些作家与自己选择的律师接触的权利，并提及《犯罪行为法》第 48 条，其中规定，对于危害国内或国际安全的犯罪以及应根据《犯罪行为法》第 302 条的规定受处罚的有组织犯罪，在初步调查阶段，诉讼当事人应从指定律师中选择自己的律师。来文方认为，主审法官对这些作家要求自行选择律师的行为进行了报复。

73. 工作组回顾指出，所有被剥夺自由者都有权在拘留期间的任何时候，包括在被捕后立即获得自己选择的律师的法律援助，必须毫不拖延地提供这种援助。¹⁷ 工作组认为，未能与律师接触严重损害了这些作家准备辩护的能力。他们面临严重的国家安全指控，这一事实使这些违反正当程序的做法更加恶劣。

74. 在这方面，工作组提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2020 年的一份报告，其中指出，根据伊朗《刑事诉讼法》第 190 条，被告在初步调查阶段聘请律师的权利得到保障。然而，特别报告员还指出，第 48 条限制了这项权利，根据该条，个人被控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犯有可判处死刑、终身监禁或截肢的罪行，或者犯有政治罪或新闻罪的，在调查阶段只能选择由司法机关负责人核准的名单上的律师代理。此外，特别报告员指出，他仍然感到关切的是，第 48 条不仅损害了律师界的独立性，而且严重阻碍了正当程序和公正审判权。¹⁸

75. 因此，工作组认定，该国侵犯了 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丑)项以及《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原则 17(1)和原则 18(2)享有的有充分的时间和便利准备辩护并与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的权利，以及他们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卯)项享有的通过自己选择的律师进行有效辩护的权利。工作组注意到，本案是面临严重指控的个人被剥夺或限制法律代表权的另一个例子，这表明，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刑事诉讼中，不提供与律师接触的机会是一种系统性做法。¹⁹

¹⁷ 《联合国与任何被剥夺自由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有关的补救措施和程序的基本原则和准则》，原则 9 和准则 8；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35 段。另见大会第 73/181 号决议；CCPR/C/IRN/CO/3，第 21 段；A/HRC/45/16，第 51 段。

¹⁸ A/HRC/43/61，第 47 段。

¹⁹ A/HRC/40/24，第 12 段。

76. 来文方称，上诉法院在 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未出庭和未听取被告最后陈述的情况下，通过了对他们案件的判决。来文方还称，这种做法直接违反了国内法(《刑事诉讼法》第 265-B 条)和国际正当程序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认定，该国侵犯了《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卯)项规定的出庭受审并亲自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77. 来文方还称，据报告，审理这些作家的案件的法官被公认为对活动人士抱有偏见，并被认为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镇压表达自由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该国政府在逾期提交的答复中否认存在任何侵犯公正审判权的情况，并称上诉法院复审了判决，复审时有两名不同的法官在场。来文方在反驳中称，所涉两名法官一贯因侵犯公正审判权而面临指摘，其中一名法官主持了对 Khandan Mahabadi 先生和 Abtin 先生的初审，并在他们要求由律师辩护后提高了保释金金额。在 2020 年 6 月的一次庭审中，这名法官还提高了 Ganji 先生的保释金，迫使 Ganji 先生被多拘留了六天，直到他筹得保释金为止。工作组认定，由于这两名上诉法官中的一名据称主持了初审，Khandan Mahabadi 先生和 Abtin 先生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五款享有的使有罪判决得到独立和真正复审的权利受到侵犯。

78. 工作组认为，该国未能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和《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使这些作家受独立和公正的法庭审判。²⁰ 进一步证实这一结论的事实是，这些作家的保释金增加了十倍，据称违反了国内法，此外还存在侵犯这些作家公正审判权的其他行为。工作组回顾，人权事务委员会曾指出，过高的保释金金额违反了第九条第三款的要求，即审前拘留应是例外情况。²¹ 工作组回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调查结果，特别报告员在 2019 年的报告中指出，司法机关是压迫性的机构，而不是个人可以寻求补救的独立机构。²² 报告表明，司法机关未能发挥独立作用，侵犯人权和犯罪行为似乎是政策的组成部分，该政策旨在压制和威慑被认为或真实的政治反对派。²³

Ganji 先生

79. 工作组认定，来文方提供的关于 Ganji 先生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在家中被捕的信息可信，该国政府也未予反驳。工作组还认定，来文方以下未被反驳的说法可信，即 Ganji 先生当时未被告知逮捕理由，而且至少有七天未被告知对他的指控。因此，工作组认定，Ganji 先生根据《公约》第九条第二款和第十四条第三款(子)项、《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和《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原则 10 享有的权利受到侵犯。

80. 《公约》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执行逮捕时，应当场向被捕人宣告逮捕原因，并应随即告知被控案由。逮捕理由必须在逮捕时立即提供，²⁴ 不仅要包括一般法律依据，还要包括足够的具体事实以表明指控的实质，如不法行为和所称受害

²⁰ 第 24/2020 号意见，第 108 段；第 31/2020 号意见，第 56 段；第 61/2020 号意见，第 88 段。

²¹ 第 9/2017 号意见，第 28 段。另见大会第 73/181 号决议；第 16/2021 号意见，第 51-54 段；第 29/2021 号意见，第 41 段。

²² [A/HRC/49/75](#)。

²³ [A/76/268](#)，第 17 段。

²⁴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27 段；第 30/2017 号意见，第 58-59 段。

者的身份。²⁵ 关于立即被告知指控，人权事务委员会将上限定为被捕后几天之内。²⁶ 在 Ganji 先生的案件中，这些时限没有得到遵守。工作组注意到 Ganji 先生被逮捕的事实情况，即逮捕在虚假借口下进行，逮捕他的警察假扮成邮政工人进入他家，这进一步证实了对他的逮捕没有法律依据这一结论。

81. Ganji 先生还受到持续约一个月的长期单独监禁。工作组注意到，根据《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规则 45，实施单独监禁必须附有某些保障措施。单独监禁只能在例外情况下作为最后手段使用，时间应尽可能短，并接受独立审查，而且必须得到主管机关的授权。《纳尔逊·曼德拉规则》中的规则 43(1)(b)、规则 44 和规则 45 禁止实施超过连续 15 天的长期单独监禁。工作组回顾指出，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特别报告员认为，长期单独监禁一旦超过 15 天，会使隔离造成的某些有害心理影响变得不可逆转，可能构成《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 条所述的酷刑。²⁷

82. 该国政府在逾期提交的答复中否认有关在调查期间对这些作家酷刑逼供的任何指控。来文方在反驳中强调，颇能说明问题的是，该国政府首先提及酷刑逼供指控，而来文方在最初的来文中仅指出，Ganji 先生、Abti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在拘留期间遭受一般性的虐待和不良对待。来文方补充说，埃温监狱的安全录像显示，监狱当局殴打和虐待被关押在埃温监狱的个人。工作组强调，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午)项，绝对禁止为取得供词而对人施以酷刑或虐待。

83. 来文方在第 26 至第 29 段中详细陈述了这些作家无法获得医疗服务和遭受虐待的情况，对此，工作组回顾指出，拒绝提供医疗服务可能构成一种酷刑。²⁸ 该国政府在逾期提交的答复中提及某些规章，辩称驻监狱的医生可酌情决定将个人送往狱外的医疗中心。来文方反驳了这一说法，称 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被阻止离开埃温监狱接受治疗。在这方面，工作组回顾指出，2022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拘留期间拒绝提供医疗服务的报告。报告表明，数量惊人的人员要么病危，要么长期患有严重疾病，但在监狱中得不到治疗。即使在某些情况下获准保外就医，往往也是在病危或非常晚的阶段。特别报告员还发现，据报告，有几起因得不到及时医治而在拘留期间死亡的案例。²⁹

Abtin 先生的死亡

84. 来文方强调，2022 年 1 月 8 日，Abtin 先生在被政府拘留期间，在 Sasan 医院死于 COVID-19，他的死亡是由于受到了监狱主管部门的虐待和忽视。³⁰ 该国

²⁵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25 段；第 25/2018 号意见，第 36 段。

²⁶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30 段。

²⁷ A/63/175，第 56 段；A/66/268，第 61 段；大会第 68/156 号决议；A/56/156，第 14 和 39(f)段；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35 和第 56 段。

²⁸ A/HRC/38/36，第 18 段；第 20/2022 号意见，第 103 段。

²⁹ A/HRC/49/75，第 21 段。

³⁰ 另见 AL IRN 1/2022 号来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956>.

政府在逾期提交的答复中否认 Abtin 先生因缺乏治疗而死在狱中。根据多名目击者的陈述和家人的证词，来文方对该国政府提供的时间顺序提出质疑。来文方还认为，在 Taleghani 医院，Abtin 先生被链条锁在床上，他的决策能力应该因血氧饱和度偏低而受到了损害，而他的家人被剥夺了获知他的信息和与他联络的权利。

85. Abtin 先生死亡之前，在主管部门拖延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获准暂时出狱，被转送到 Taleghani 医院和 Sasan 医院住了一段时间。该国政府在逾期提交的答复中提及《刑法》规定了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来文方认为，根据埃温监狱囚犯提供的资料，埃温监狱的程序中一贯存在拖延处理暂予监外执行请求的情况。来文方承认，就 Khandan Mahabadi 先生和 Abtin 先生而言，国际社会的声援对他们悲惨处境的强烈抗议加快了正常程序，但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囚犯的状况突然恶化，现有程序不足以及时处理他们的健康问题。来文方称，这是因为，监狱主管部门仅在星期日和星期二审议和裁决政治犯家属和律师提出的请求，如果在星期三提出请求，直到星期日才会得到答复。

86. 工作组认定，这种待遇和拘留条件违反了《纳尔逊·曼德拉规则》中的规则 1、规则 24、规则 27 和规则 30，影响了这些作家准备辩护的能力，损害了控辩双方平等原则，并侵犯了他们的公正审判权。³¹

87. 出于上述理由，工作组得出结论认为，Ganji 先生、Bajan 先生、Abti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的公正审判权和正当程序权受到侵犯，情节严重，致使剥夺自由具有任意性，属第三类。

第五类

88. 来文方称，对这些作家的拘留属第五类，因为他们被剥夺了自由，并因政治见解而受到歧视。来文方认为，他们因结社、政治参与和著述而受到迫害。该国政府在逾期提交的答复中否认了这一说法，辩称没有人仅仅因为某种信仰或属于某一阶级、群体、宗教或族裔而受到起诉。

89. 工作组回顾，一些非累积性指标可用于确定基于实际或被认为的政治见解的拘留是否具有歧视性质。这些指标包括：剥夺自由是迫害被拘留者的模式的一部分，例如包括先前进行过拘留；其他具有类似显著特点的人也受到迫害；或者有情况表明当局拘留某人基于歧视性理由或是为了阻止其行使人权。³²

90. 关于这些非累积性指标，工作组依据来文方的意见，即和平反对国家审查制度是伊朗作家协会的基本原则之一。Ganji 先生、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作为理事会成员，在公开声明和个人生活中表达了这一信念。来文方详细说明了对于这些作家的迫害模式，指出 Khandan Mahabadi 先生 1981 年首次被逮捕，Bajan 先生自 2005 年以来多次受到审讯，这些都与他们反对审查制度的主张有关。2013 年，Abti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因散发有关伊朗作家协会的传单而被文化和媒体法院指控犯有反国家宣传罪。此外，2014

³¹ 第 92/2017 号意见，第 56 段；第 32/2019 意见，第 42 段。另见 [E/CN.4/2004/3/Add.3](#)，第 33 段；第 47/2017 号意见，第 28 段；第 52/2018 号意见，第 79(j)段；第 53/2018 号意见，第 77(c) 段。

³² [A/HRC/36/37](#)，第 48 段。

年，Khandan Mahabadi 先生和 Abtin 先生正式当选为伊朗作家协会理事会成员，而他们的住宅遭到搜查并面临调查和骚扰。2016 年，Abtin 先生被逮捕，并再次被指控犯有宣传罪，原因是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记录警察虐待他同事的照片，当时，他的同事正在参加 1990 年代伊朗异见作家和诗人遇害事件的周年纪念活动。

91. 来文方还阐述了伊朗作家协会成员在历史上遭受暴力迫害的情况。工作组认定来文方的以下说法可信，即拘留这些作家构成国家对他们就涉及审查制度和政治辩论的政府政策表达意见的报复，还构成出于政治动机迫害伊朗作家协会成员的延伸。

92. 此外，在上文关于第二类情形的讨论中，工作组认定，这些作家被拘留，是由于和平行使了根据国际法享有的权利。当拘留系因积极行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时，便存在着强有力的推定，即拘留还因基于政治或其他见解的歧视而构成违反国际法。³³ 来文方提及秘书长 2021 年 5 月的报告，其中将 Ganji 先生被判处 11 年有期徒刑与伊朗作家协会其他成员因开展活动反对审查制度而被监禁的案件相联系，认为这是该国打击作家和记者的惯用做法。³⁴

93. 来文方在反驳该国政府逾期提交的答复时，提及秘书长 2019 年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报告，其中着重指出作家(提及了 Khandan Mahabadi 先生、Bajan 先生和 Abtin 先生)和记者被拘留的情况。秘书长在报告中敦促该国政府确保人权维护者和律师、记者、作家、劳工权利活动家和环保人士能够安全和自由地履行职责，而不必担心受到骚扰、逮捕、拘留和起诉；释放所有因合法与和平行使意见和表达自由、结社自由及和平集会自由而被拘留的人。³⁵

94. 鉴于上述情况，工作组认定，Ganji 先生、Abtin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被剥夺自由是基于歧视性理由，即基于他们反对国家审查制度的政治或其他见解。剥夺他们的自由侵犯了他们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和第七条以及《公约》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二十六条享有的法律面前平等和平等享有法律保护的权利，具有任意性，属第五类。³⁶

结论意见

95. 工作组对 Abtin 先生于 2022 年 1 月 8 日在拘留期间因 COVID-19 去世深表悲痛。工作组回顾，2022 年 2 月 16 日，工作组在致该国政府的信函中，促请政府在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在刑事诉讼的所有阶段，包括在审前阶段优先使用非拘禁措施。工作组严重关切的是，据称该国政府显然未能及时提供适当的医疗，这似乎导致 Abtin 先生在拘留期间死亡。

96. 工作组请该国政府对导致 Abtin 先生在拘留期间死亡的情况紧急进行彻底、有效和独立的调查。调查须包括一份由独立专家出具的关于 Abtin 先生被捕后获

³³ 例如见第 88/2017 号意见，第 43 段；第 13/2018 号意见，第 34 段；第 59/2019 意见，第 79 段。

³⁴ [A/HRC/47/22](#)。

³⁵ [A/74/273](#)，第 27-28 段和第 79 段。

³⁶ 第 75/2017 号、第 79/2017 号、第 35/2018 号、第 36/2018 号、第 45/2018 号、第 46/2018 号、第 9/2019 号、第 44/2019 号和第 45/2019 号意见。

得的医疗和其他护理的详细报告，而且须在 Abtin 先生的家人及其法律和医疗代表的充分参与下，以透明的方式进行。³⁷ 工作组将本案转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特别报告员和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以采取适当行动。

97. 工作组表示关切的是，Abti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在住院期间被链条锁住。根据《公约》第十条第一款和《纳尔逊·曼德拉规则》中的规则 1、规则 24、规则 27 和规则 118，所有被剥夺自由者都必须得到人道对待，其固有尊严得到尊重，包括享有与在社区中相同的医疗保健标准。³⁸ 特别是，《纳尔逊·曼德拉规则》中的规则 27(1)要求所有监狱确保在紧急情况下立即提供医疗照顾，需要专科治疗或手术的囚犯应移往专科院所或民用医院。

98. 本案是近年来提交工作组的多起涉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任意剥夺自由的案件之一。³⁹ 工作组关切的是，这表明该国存在普遍或系统性的任意拘留问题，构成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所有国家机关、官员和工作人员都有义务遵守国际人权标准。工作组回顾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普遍或有系统地实施监禁或其他违反国际法规则的严重剥夺自由的行为，可构成危害人类罪。⁴⁰ 工作组将本案移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以采取适当行动。

99. 工作组欢迎有机会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进行建设性合作，以处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任意剥夺自由问题。距 2003 年 2 月工作组最近一次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国家访问已经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工作组认为，现在是再次进行访问的适当时机。工作组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向该国政府提出了进行国别访问的请求。工作组回顾指出，该国政府于 2002 年 7 月 24 日向所有专题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发出了长期邀请，期待访问请求能够得到积极回应。

处理意见

100. 鉴于上述情况，工作组提出以下意见：

剥夺 Arash Ganji、Keyvan Bajan、Baktash Abtin 和 Reza Khandan Mahabadi 的自由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二、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一

³⁷ 《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原则 34。另见第 36/2020 号意见，第 79 段；第 57/2021 号意见，第 77 段。

³⁸ 第 26/2017 号意见，第 66 段。

³⁹ 例如见第 18/2013 号、第 28/2013 号、第 52/2013 号、第 55/2013 号、第 16/2015 号、第 44/2015 号、第 1/2016 号、第 2/2016 号、第 25/2016 号、第 28/2016 号、第 50/2016 号、第 7/2017 号、第 9/2017 号、第 48/2017 号、第 49/2017 号、第 92/2017 号、第 19/2018 号、第 52/2018 号、第 83/2018 号、第 32/2019 号和第 33/2019 号意见。

⁴⁰ A/HRC/13/42，第 30 段。另见第 1/2011 号意见，第 21 段；第 37/2011 号意见，第 15 段；第 38/2011 号意见，第 16 段；第 39/2011 号意见，第 17 段；第 4/2012 号意见，第 26 段；第 38/2012 号意见，第 33 段；第 47/2012 号意见，第 19 和第 22 段；第 50/2012 号意见，第 27 段；第 60/2012 号意见，第 21 段；第 9/2013 号意见，第 40 段；第 34/2013 号意见，第 31、第 33 和第 35 段；第 35/2013 号意见，第 33、第 35 和第 37 段；第 36/2013 号意见，第 32、第 34 和第 36 段；第 48/2013 号意见，第 14 段；第 22/2014 号意见，第 25 段；第 27/2014 号意见，第 32 段；第 34/2014 号意见，第 34 段；第 35/2014 号意见，第 19 段；第 36/2014 号意见，第 21 段；第 44/2016 号意见，第 37 段；第 60/2016 号意见，第 27 段；第 32/2017 号意见，第 40 段；第 33/2017 号意见，第 102 段；第 36/2017 号意见，第 110 段；第 51/2017 号意见，第 57 段；第 56/2017 号意见，第 72 段。

和第十九条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第九、第十四、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一和第二十六条，为任意剥夺自由，属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类。

101. 工作组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立即对 Ganji 先生、Bajan 先生、Abti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的情况给予补救，使之符合相关国际规范，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国际规范。

102. 工作组认为，考虑到本案的所有情节，适当的补救办法是根据国际法立即释放 Ganji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并赋予他们可强制执行的获得赔偿和其他补偿的权利。鉴于目前全球疫情大流行及其对拘留场所构成的威胁，工作组呼吁该国政府采取紧急行动，确保立即将他们释放。

103. 工作组认为，考虑到本案的所有情节，特别是 Abtin 先生在拘留期间死亡，适当的补救办法是根据国际法赋予 Abtin 先生的家人可强制执行的获得赔偿和其他补偿的权利。

104. 工作组促请该国政府确保对任意剥夺 Ganji 先生、Bajan 先生、Abti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自由的相关情节进行全面和独立的调查，并对侵犯他们权利的责任人采取适当措施。

105. 工作组请该国政府使其法律，特别是《伊斯兰刑法》第 499、第 500 和第 601 条符合本意见中的建议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根据国际人权法所作的承诺。

106. 工作组依照其工作方法第 33 段(a)项，将本案移交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法官和律师独立性特别报告员、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特别报告员、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特别报告员、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以采取适当行动。

107. 工作组请该国政府利用现有的一切手段尽可能广泛地传播本意见。

后续程序

108. 工作组依照其工作方法第 20 段，请来文方和该国政府提供资料，说明就本意见所作建议采取的后续行动，包括：

(a) Ganji 先生、Bajan 先生和 Khandan Mahabadi 先生是否已被释放；如果是，何日获释；

(b) 是否已向 Ganji 先生、Bajan 先生、Khandan Mahabadi 先生以及 Abtin 先生的家人作出赔偿或其他补偿；

(c) 是否已对侵犯 Ganji 先生、Bajan 先生、Khandan Mahabadi 先生和 Abtin 先生权利的行为开展调查；如果是，调查结果如何；

(d) 是否对 Abtin 先生在拘留期间死亡一事进行了调查，如果是，调查结果如何；

(e) 是否已按照本意见修订法律或改变做法，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法律和实践符合其国际义务；

(f) 是否已采取其他任何行动落实本意见。

109. 请该国政府向工作组通报在落实本意见所作建议时可能遇到的任何困难，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援助，例如是否需要工作组来访。

110. 工作组请来文方和该国政府在本意见转交之日起六个月内提供上述资料。然而，若有与案件有关的新情况引起工作组的注意，工作组保留自行采取后续行动的权利。工作组可通过此种行动，让人权理事会了解工作组建议的落实进展情况，以及任何未采取行动的情况。

111. 工作组回顾指出，人权理事会鼓励各国与工作组合作，请各国考虑工作组的意见，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对被任意剥夺自由者的情况给予补救，并将采取的措施通知工作组。⁴¹

[2022 年 8 月 30 日通过]

⁴¹ 人权理事会第 42/22 号决议，第 3 和第 7 段。